

静听蝉吟

□王太生

“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芸窗中，雅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读之，有植物清凉。

当一个人在竹篱笆下发呆走神时，忽然听到一两声鸡鸣狗吠，就仿佛置身于一个空灵奇绝的云中世界；当静坐书斋南窗，偶尔听到一声长、一声短的蝉鸣鸦啼，会体验到宁静之中另有一番天地。从这段话中，可窥见古代文人雅士所向往的生活，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人在俗世，难以安静。遇到的人，碰到的事，会让情感起伏，就像一条河，有船驶过，犁一道水痕，水面不再平静。

静里乾坤，是一个人心地悠远地活着。踏实做事，心无旁骛，做自己的事。

我的外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一门手艺，做得一手好皮箱子。外祖父做皮箱时不受外界干扰，哪怕有人在旁边说话、走动，他仍是神情专注，一门心思做他的皮箱子。一只做好的皮箱，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在等待它的主人来取。皮箱是安静，它将容纳许多东西，一如安静的外祖父。

春天的一场花事之后是安静，此时万物生长，树上始见小青果，寂静中积蓄生长的力量。

满城蝉鸣，从另一个角度，感受的不是聒噪，而是闲静。夏日午后，困倦入睡，这时候蝉鸣更衬托出一种高远，是节气里的仪式，岁月静好里的抒情。

静，是胸中容纳春夏秋冬。他的内心有平原和山谷，瀑布与流泉，古典与现代，因为装得多，就像是群山围坐的山谷，盛着大安静。

由此想到“云中世界，静里乾坤”之中的超凡脱俗，从字里行间来看，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平淡不惊，而是一个智者顿悟。

云中有世界，静里有乾坤的人，他们低调，或者是一个安静有故事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从照片中看，是一个眼神温暖，心中有高山湖泊的人。希姆博尔斯卡从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和诗歌朗诵会，她回避正式场合，却很喜欢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着鲑鱼，喝着伏特加，谈论着一些日常话题。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平时，除了钓鱼和收集旧明信片，就是写诗，不慌不忙地写，一年也就写十来首，作品虽然不多，但用有关评论家的话说“几乎每首都是精品”。

有的人爱热闹；有的人喜静寂。追逐者，走散遗忘；淡泊者，悄然还在。

静里乾坤，那些安静清爽的天地足够一个人背着手，踱步一辈子。

安静的人，没有侃侃而谈与神采飞扬。话不多，静坐在一角，听别人讲话。对别人是尊重的，听人讲话时，神情专注，从不走神。而自己说话时，语速平缓，目色温柔，面部表情绝少夸张。

喧哗的另一面是安静。植物生长需要安静，你若拿喇叭，对着一只南瓜或丝瓜，大喊大叫，它们没意见吗？

这世界最安静的地方在哪？沙漠。但那里听不到虫鸣鸟叫，终归毫无生机。

静境需要诗意，就像竹篱、犬吠、鸡鸣、书窗、蝉鸣、鸦啼，这些熟悉的意象，让人想起一些美好。

安静的人，会听到花落声、虫叫声、流水声、脚步声……听到自然万物的声响。

人生“得到”，不只是风光与热闹，平淡只是为了内心的一份安静。

在泛黄的纸页间，遇见古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大多默不做声，或在园圃半耕，或在纸窗下吟谈。

静里乾坤，在人生寂寂处，看见阔大天地。

茶私舍语



寻迹

宝格达山

□冯黎晖

对一座山心心念念，准确地说，应该是对那座山里面的林场、对林场人的生活心心念念。之所以有这样的念想，是因为十几年前一个傍晚的匆匆一瞥，有黑暗中透出的零星的灯光，有沉默黯淡的石头墙的老房子。因为有着避世的隔绝，我幻想着这里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些石头墙的老房子还在，傍晚柔和的阳光打在那斑驳的墙上，炊烟袅袅，鸡犬相闻，还有人活在迟滞的时光里。所以，多年来在我的心中一直留存着一个久远的时空，一念执着地想去看看。

终于有机会成行，借道东乌珠穆沁旗去宝格达山，新修的国道已经全线贯通，平整流畅，让我们奔赴的心情轻盈而欢悦。

此前宝格达山不能成行，交通不便是最大的障碍，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冬天大雪封山，雨季道路泥泞，如果不是非去不可，总是很难下决心去赶那场艰难的跋涉。

早年在东乌珠穆沁旗上中学时，有宝格达山的同学，冬季里返校，竟然要到邻近的五岔沟坐火车到乌兰浩特，再辗转至北京，由北京乘火车一路向北，经宝昌、锡林浩特，才能回到东乌珠穆沁旗，算来行程已近2000公里。

因此在过去的岁月里，宝格达山成为不可抵达的遥远。

穿行在晚秋的乌珠穆沁北部草原，苍茫辽阔，草原上的植被已经完成了一季的使命，不可阻挡地走向金黄，走向枯萎，打下的秋草被捆扎成方方正正的草垛，以矩阵的模样铺陈在草地上，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一路行进，穿过萨苏木、额仁高毕苏木、满都宝拉格镇……

愈向东北纵深，愈近边境，可以见到新打的防火带，近百米宽的黑土带一路延展，强势而突兀，一旦对面的山火来袭，将被阻滞在这条隔离带前。在草原的尽头，渐渐地出现了山林，已是宝格达山林场的地界。

渐行渐入林区，两侧白桦丛生，大多数的叶子都落了，只是树梢上还留着一簇一簇的金黄，在夕阳里，灰蒙蒙的树影有些憔悴，毕竟蓬勃了一个夏天又华丽地如金色的火焰般燃烧了一个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初读张若虚的诗，曾让少年的我对海上明月向往不已。每每吟诵，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那是一种怎样的宁静与辽阔。然而，直到我站在草原上，仰望那一轮明月，方知不只海上，草原上的明月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一轮圆月，两处风情。大海上的月色，犹如巨大的珍珠镶嵌在蓝色软缎之上，银辉在海面上跳跃，波光粼粼，可谓海天一色，月光辉映。而草原上的月色，用震撼人心来形容，绝不为过。

每当夜幕降临，一轮圆月缓缓升起，将漫天遍野如碎银的月光洒向广袤无垠的绿野。月色如练，那是一片空灵的世界，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被这柔和的月光所笼罩。

我停下脚步，仰望那轮明月。凝视

秋。林场的场部就隐在一片白桦林围绕的山坳里，就是我想找寻的地方。

失望来得太突然，林场的场部只有几栋小屋，一栋场部的办公楼，一栋卫生院，一栋二层楼的小宾馆，再有就是能数过来的几户人家，仅有一间石头屋已人去房空，屋前荒草丛生，门窗残破零落，屋顶锈迹斑斑的铁皮被撕开一个大口子，露出残损的木板。我惦记着的那些石头墙老屋已经没有了，这个寥远的聚落最终还是被行走的时光记起了。

我心不甘，走进两户居民家，想看看他们的生活，想问问他们记忆中的往昔。他们住在2006年前后修建的平房里，已无异于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民宅，只是家家院墙边整齐地垛着取暖用的桦木“绊子”，是林区特有的样子，或许也是唯一不曾改变的过往的痕迹。

两户人家一户是“林二代”，一户是“林三代”，通过他们的讲述，林场兴衰的脉络依稀可见。那位自称是“林二代”的老人已年近八旬，面色红润，身体健朗，如今还能到院外的水井挑水。老人家的祖籍在河北，早年到包头，因为林场扩建，从包头招工来到宝格达山，成为宝格达山林场的林业工人。其时，宝格达山林场已建场10年，它的前身是宝格达山林业工作站，建于1956年，1958年改建为宝格达山国有林场。老人的父辈就是宝格达山林场最早的建设者。再往前，老人已说不太清。我能查到的记载是宝格达山已有几百年的采伐史，是周边牧区打造勒勒车、蒙古包、箱柜的木材来源地，这座山一直在牧人的记忆里，在他们的口口相传中。

在老人的回忆里，宝格达山林场的工人最早住在“马架子”里，即用圆木搭成简单的“人”字架，两个“人”字架中

那剔透似琥珀松脂的亮，感受那如鸡蛋壳般薄弱的静。说实话，我从没见过如幻化成月光的精灵肆意飞散，一下把无

草原与明月

□海燕

此浑圆，如此明亮，近乎摄人心魄的月亮。说它圆，那是因为它像极了—一个含有神性的水晶盘，饱满而莹莹，又似一枚瓦蓝湖泊中历经千万次打磨过的卵石，充实而圆润；说它亮，那是因为它的光亮犹如从山石、从草木，乃至从花叶内部微微地渗出一股，仿佛瞬间无数萤火虫

间用一根圆木连接，外边用柳笆、苇帘遮住，再用泥抹上，便是落脚之处了。“马架子”虽然能避风避雨，但是抵挡不了冬天噬人骨髓的寒冷。后来修了像“木刻楞”那样的木房子，再后来就是厚厚的石头墙、铁皮顶的石头屋。

在老人的讲述中，宝格达山的冷，冻在记忆的深处，化也化不开。那种冷，我们可以想象，却无法真切的体会。说到过去的艰苦，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喃喃自语：过了大半辈子又冷又苦的日子。老人2006年退休，现住在600多公里以外的锡林浩特市。每年夏天，老人都会回到山里，在他的心里，只有这片山林所在的地方才是根扎下去的地方。

桦木是宝格达山的原生树种，桦木的种子成熟后会随风播撒，落地生根，生生不息。桦木不是名贵木种，却是牧区寻常生活的必需，林场建成后，伐木是主业，当年人工伐木，用的是一人多长的大铁锯，两人一来一往拉锯，老人讲，那种伐木的方式叫“二人夺”，生动而形象。

伐下的木材肩扛手拖运出林子，会有牧人从遥远的地方赶着牛车、骆驼车过来，装好木材，再一路跋涉回到草原深处。从那时开始，伐木的工人，取用木材的牧人，在宝格达山相聚、相知，成为好兄弟。

2016年前后林场全面停伐，林场的职能转变为护林、育林，“林三代”也就成为专职的护林员。我们见到的那位“林三代”是我的同龄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巡山，防火、防盗、防猎。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许多。

在这里，如果自己足够勤劳，大山慷慨赐予的野菜、药材也可以增加一大块收入。即便如此，林场里的住户还是在减少，相比于城里，山区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有能力外迁的时候，人们选择的依然是离去。

当地人讲，宝格达山的女儿好多都

会外嫁，因为这里太闭塞了，而那些林业工人因为早年的工资算是高的，也有能力娶山外的媳妇，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再下一代人恐怕少有留在山里的了，护林、育林的人员大多是临时雇用，不会在这里安家置业，那么，这个小小的如村落一般的地方，或许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空心，走向消失。两年前林场的领导与职工们一起过年，请来了所有留在当地的住户，只有7户17人。

对于这样的一种变迁，我渐渐想明白了，没有惋惜，反而是一种欣慰。几代人挂锯停斧，由伐而护，是时代的变迁，更是生态理念的转变，是文明的迭代，因为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呵护，也得到了自然的反哺。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应该如此。

宝格达山位于大兴安岭中段，蒙古语是“圣山”之意，当地人称其主峰为“老头山”。站在场部的院子里就可以望见主峰，黑黢黢的山体庞大突兀，但不显陡峻。

宝格达山葱茏的林木涵养了丰沛的地下水，常年有泉水汩汩而出，因此也发源了两条大河，一条是锡林郭勒盟境内的乌拉盖河，另一条是兴安盟境内的归流河，两河之于当地，已如母亲河，滋养着万千生灵。

乌拉盖河从宝格达山蜿蜒而下，消失在道特淖尔附近的湖沼之中。乌拉盖河中游的河道九曲盘桓，形成绝美的河曲，让草原风光灵动旖旎，每年夏季，众多游客来到乌拉盖草原，看那条嵌在碧绿原野中缎带般的河流。

这里青山如黛，绿水蜿蜒，林木葱郁，如一幅苍茫的山水画卷。可以说，是宝格达山的慷慨成就了乌拉盖河的黄金河道。如此，我们应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宝格达山，投向那大河之源。

离开宝格达山的那个早晨，刚刚下过小雨，空气清凉湿润。返程的心情总不如来时那样欢愉，不管怎样，亲眼见到了宝格达山，依稀窥见了林场的前世今生，也算不虚此行吧。

情共赏……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它们总是相依相伴，携手见证岁月流转。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想到这首被无数人传唱的《敖包相会》，人的一生总该有那么一次，为了等待心上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甚至不求曾经拥有，只为了那颗澄明真挚的心灵，就这样相依相偎，一眼便是千年的姿态。

明月高悬，碧海荡漾，一半是宁静的守望，一半是澎湃的悦动，人生亦如此，既有平静如镜的安宁，也有波涛汹涌的挑战。

不如做个草原的守望者，静观潮起潮落，淡看云卷云舒，任凭命运的航船在波涛中前行，心中宁静如月。

在杏花村，赴一场如约的杏花雨
(外一首)

□李齐

时间的列车
开到了努文木仁乡杏花村杏花山的春天

春风唤醒杏花山
杏花睡眼惺忪睁开神秘面纱
花瓣紧紧托住花心
花绽开笑颜露出青春的年纪
那娇艳芬芳的气质
那向四周遥望的嫣然
就足以吸引住你的脚步
我爬上山去，一次次走近她们
在她们身上捕捉春天生命的气息
又在她们专注的神情中慢慢走开
我忽然做出一个决定把心安放在杏花身上

每个季节总会有美丽的事物出现
杏花的美丽蕴藏着无限生机
一簇簇花朵缀满枝头
生的淡雅，花香宜人沁人心脾
我追逐着杏花的芳香一路奔跑
一程又一程，每一程都惹人醉忘却了归途

深深吸上一口，瞬间感觉灵魂都被净化了
杏花专注倩影，抬首整理妆容
粉白相间笑意盈盈写满春天的眷恋

我把心事藏在杏花的心里
惊动了杏花，花瓣抖落一地
即使被风吹得零落
杏花也不愿离开那片土地
一场杏花雨洒向那片土地，变成滋润根系的养料
余香犹未尽随江河汇流
化成滴滴泪花
又为花伤，又为花喜
杏花仍在我心灵深处翩翩起舞
美好的事物总是来得太快，走得也太快

人生也不过如此
一场遇见，一份情缘
且行且珍惜

岁月留痕

把扎兰屯翠屏山上的杜鹃花请到心里来欣赏
心灵便获得了一份惊喜和慰藉
俯首处，眼前的枝头上繁花似锦千万朵花儿不停地挥手
眼光锁定一山春色不放手

不远处传来的马头琴声落在花瓣上
琴声从一朵朵杜鹃花的花蕊里流淌出来
细品紫色的音韵
音调里又多了一份永恒的牵挂

春风早已备好座位拨动琴弦请吊桥来倾听
也许天太热
有的杜鹃花脱掉了外衣，风中摇曳，散落一地

静静地听
我的心里落满了繁花
整个心房都被覆盖
从落花的絮叨声中我听到了万个不舍
吊桥端坐仿佛在诉说着百年的风雨经历
风与琴声织成一曲圆舞曲
雅鲁河心中激荡陪伴舞者尽情狂欢

流水清清流淌出千万个回忆
夜晚静谧，月色披着灯光携手春光慢慢前行
其中的每一秒都很充实
时间总是太匆忙
万物阻挡不住时间的脚步
脚步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会留下岁月的印痕
一个个难忘的瞬间在时光里沉淀
那些都将成为数年后美好的回忆

星诗空

巍巍长城
李海波 摄